



指南录

①
斜阳

酒徒◎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指南录

① 斜阳

酒徒◎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指南录①斜阳卷/酒徒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 12

ISBN 978-7-80173-669-7

I. 指... II. 酒...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9065 号

指南录①斜阳卷

作 者 酒 徒
策 划 锦文集
责任编辑 张妮莹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18 印张 27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669-7
定 价 2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 //www. sinoread. com

英雄的时代

《指南录》

还在为《明》是否结束、如何结束苦苦思考的时候，一个问题困扰了我：什么是英雄？

这的确是个很难说清楚的话题，特别是在我们这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纷纷被“挖祖宗坟墓立牌坊”的“学者”们打倒，而秦桧和吴三桂们的“价值”被重新定义的时代。

当厚黑从反讽成为主流，高尚渐渐成为虚伪和假道学的代名词，讨论什么是英雄实在有些吃力不讨好。但酒徒翻开史书，却发现了那些被书于汗青之上、元朝统治者都没敢抹杀的事实。

在太后、皇帝、丞相于铁骑面前相继投降、文官武将望北元战旗而亡命的时候，有一伙“不识时务”的人站立了起来，阻挡在侵略者马前。

元史如是记载：

静江破，邕守马成旺及其子都统应麒以城降，独瑩部将娄铃辖犹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围之十余日，娄从壁上呼曰：“吾属饥，不能出降，苟赐之食，当听命。”乃遗之牛数头，米数斛。一部将开门取归，复闭壁。大军乘高视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裔牛，啖立尽。鸣角伐鼓，诸将以为出战也，甲以待。娄乃令所部入拥一火炮然之，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外，兵多惊死者。火熄入视之，灰烬无遗矣。^①

.....

刘士昭，太和人，尝为针工。与乡人同谋复太和县，败，血指书帛云：“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赤心报国，一死而已。”因以其帛自缢死。其党入狱，多乞怜

^① 引自《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清代毕沅著。

苟免。有王士敏者，独慷慨不挠，题其裾：“此生无复望生还，一死都归谈笑间，大地尽为腥血污，好收吾骨首阳山。”临刑叹曰：“恨吾病失声，不能大骂耳。”^①

.....

我不敢推测在朝廷已经投降，孔氏后人已经接受了北元的封号，理学首领也应召到忽必烈的朝廷为其指定官职秩序的时候，是什么在支持着这些小吏小民。

我也无法仰望，被“学者”们从民族英雄座位上拉下来的文天祥那孤独的背影。

但我却知道，在这些人面前，走红于主流媒体的施大将军^②，只有汗流满面的资格。

我还知道，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应该因为一个政府的破产和一种理念的失败而化为虚无。

这些不屈服于外辱者的抗争仅仅是为了一家一姓的朝廷么？酒徒不敢臆断。

酒徒明白，这世界上高人甚多，酒徒一思考，读者就发笑。但在那些善意和恶意纠缠的笑声里，酒徒分明看到的是一个站立着的男人，他们用血肉之躯坚守着一个文明不被武力征服的权力、一个民族不集体沦为四等奴隶的尊严！

于是，酒徒拿起笔，试图在主流媒体和学者们分析秦丞相的苦衷、理解吴大将军^③的温和和施大将军的爱国情操时，理解一下那些被拉下神坛的英雄。恰巧

① 引自《宋史》卷四百五十四。

② 施琅，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生於天启元年(1621年)，卒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早年，他是郑芝龙的部将，顺治三年(1646年)随郑芝龙降清。不久又加入郑成功的抗清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郑军的重要将领，积极参预海上起兵反清。后因微嫌与郑成功发生矛盾，终于酿成父、弟被成功诛杀的大戾，施琅再次降清。他先后担任副将、总兵、水师提督，参预清军对郑军的进攻和招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渡海东征，一举攻克澎湖，招降台湾郑氏集团。他还针对当时清廷内部有人提出“宜迁其人，宜弃其地”的错误意见，上疏吁请清廷在台湾屯兵镇守、设府管理，力主保固台湾、守卫台湾。

③ 吴三桂，明末辽东总兵，清三藩之乱首领。字长白，辽东(今辽阳)人。出身官僚豪门，崇祯时封平西伯，驻防山海关。明朝覆亡后，拒降李自成，与清兵联合败李自成于山海关，引清军进攻北京，受封平西王。又镇压川、陕农民起义军。后拥兵云南，形成割据势力。康熙十二年(1673年)为反抗康熙帝撤藩，自称周王，举兵叛乱。十七年称帝于衡州(今湖南衡阳)，旋病死，余部被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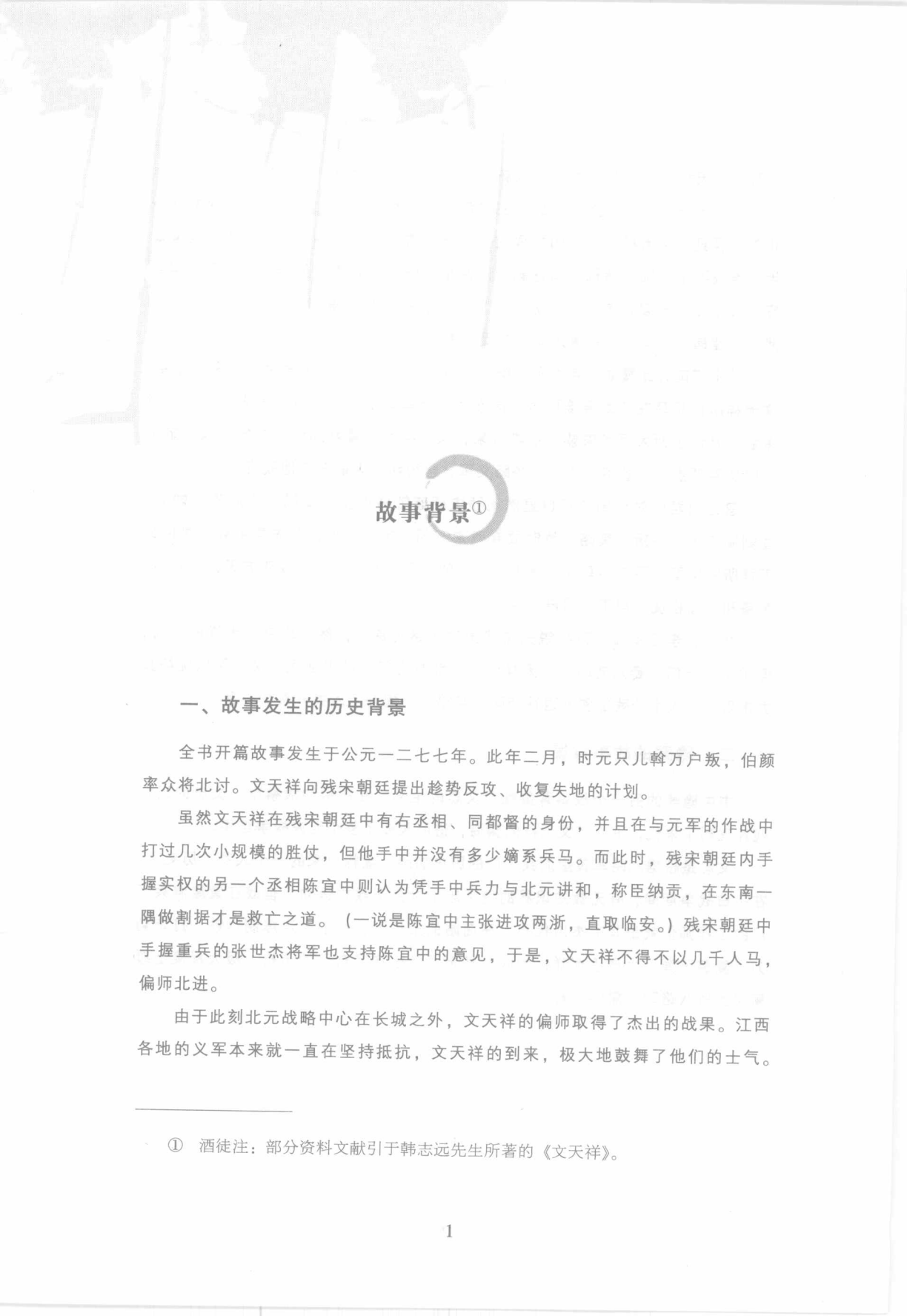
17k 的朋友前来约稿，便欣然与之。

于是有了这部《指南录》。

在这本不能妄称为书的作品里，酒徒不想标榜另类，也不想挑起什么民族矛盾，但酒徒却坚持，无论任何时代，奴隶和主人不属于同一个阶级。

故事是虚构的，但故事里的人，却真实地生活过、抗争过。酒徒没有如椽巨笔，无法让故事的主人公像《勇敢的心》里苏格兰英雄华莱士一样，喊出一句跨越千年的“Freedom!” 酒徒只能凭借只鳞片爪的记载，在架空的世界中，尽力还原人物的真实。

那一群为保卫家园不受侵犯、民族不受奴役，保卫个人平等、自由和尊严不受践踏的热血儿女，是酒徒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故事背景^①

一、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

全书开篇故事发生于公元一二七七年。此年二月，时元只儿斡万户叛，伯颜率众将北讨。文天祥向残宋朝廷提出趁势反攻、收复失地的计划。

虽然文天祥在残宋朝廷中有右丞相、同都督的身份，并且在与元军的作战中打过几次小规模胜仗，但他手中并没有多少嫡系兵马。而此时，残宋朝廷内手握实权的另一个丞相陈宜中则认为凭手中兵力与北元讲和，称臣纳贡，在东南一隅做割据才是救亡之道。（一说是陈宜中主张进攻两浙，直取临安。）残宋朝廷中手握重兵的张世杰将军也支持陈宜中的意见，于是，文天祥不得不以几千人马，偏师北进。

由于此刻北元战略中心在长城之外，文天祥的偏师取得了杰出的战果。江西各地的义军本来就一直在坚持抵抗，文天祥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气。

① 酒徒注：部分资料文献引于韩志远先生所著的《文天祥》。

当时，文天祥的妹夫彭震龙收复永新县城，孙栗收复龙泉，抚州何时起兵收复崇仁县。文天祥率军迅速挺进会昌，在零都大败元军。接着，攻下兴国，收复赣州和吉州属县。文天祥亲驻兴国指挥攻打赣州和吉州城。史书记载：“吉八县复其半，惟赣不下。临洪诸郡，皆送款。潭赵璠、张虎、张唐、熊桂、刘斗元、吴希奭、陈子全、王梦应起兵邵、永间，复数县，抚州何时等皆起兵应天祥。分宁、武宁、建昌三县豪杰，皆遣人如军中受约束。”

整个江南为此震动，各地义军纷纷效仿，广州、潮州等大城相继被宋人光复。文天祥所部兵马在江西再接再厉，接连打败元军曹千户、来万户等人，阵斩悍将多名，开创了谢太后和宋恭帝投降以来，反元斗争的最好局面。文的个人声望也一时达到顶点，连散落在两淮的各路义军，也纷纷派人前来与他联络。

忽必烈君臣对大局的把握显然比残宋朝廷敏感得多，发现南方局势不妙后，立刻制定了“平叛”策略。暂时放弃残宋行朝正规军不顾，首先集中兵马对付文天祥所部义军。平叛兵马以西夏人李恒为帅，号称四十万。敌我双方无论在数量、装备和训练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八月，李恒本部五万精锐先击溃张汴和赵时赏部，然后攻克文天祥的老营，俘虏了将士们的妻儿老小。文天祥试图与邹渊会师，结果邹渊也被元军以优势兵力击败。二人率领残部匆匆退往庐陵，半路上，揭开了本书开头的一幕。

二、隐藏的故事背景

书中隐藏的另一个故事背景就是文忠的生平。在虚构的故事里，文忠的记忆残片飞到了宋代，进入了文天祥的脑海，进而改变了整个元宋战争结果。

文忠是根据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的历史功绩，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历史上，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无数知识界的爱国志士投身于救亡运动。奋战在黄崖洞兵工厂的工程师们就是其中杰出代表。在简陋的条件下，他们土法炼制钢铁、打造刺刀、复装子弹、生产手榴弹、炮弹，甚至设计生产了自己的步枪，极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八路军军需供应窘态。

第二卷 薄暮



内 容 简 介

抵抗外辱向来不是一个人的义务，就在文天祥率兵与元军苦战之时，海盗方燿、流求（台湾）豪强苏辙主动前来试探。文天祥本来看不起这些义军，但在文忠的思维影响下，他接纳了苏、方两家互相支持的请求。

在刚刚收复的失地上，地方名流不看好福建大都督府的存活时间，不肯出来为官。不得已，文天祥只好试行文忠记忆里的新政，让百姓自己推选村长、里正一级的官员。由于乡绅们刻意避免“从贼”，第一次“选举”收到了出奇的好效果。

文天祥按文忠记忆里的方式重新组建的破虏军、福建抗元义军中的许夫人、陈吊眼所部，还有东海海盗的人马聚集在一处，抢在元军大队人马到来之前攻入了泉州，为文天祥主宰的福建大都督府抢得了一个立足之所。

北元悍将索都率军来攻，血洗潮州。在元军与诸路义军僵持之际，一向消极避战的海上行朝终于做出了正确反应，在张世杰将军的率领下，二十万宋军重新登岸，切断了索都的退路。

元军被打得大败，就在豪杰们准备给索都最后一击的时刻，残宋行朝为了将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悄悄向文天祥伸出了黑手。

目

录

第一卷 斜阳 / 1

第一章 · 黄昏 / 2

第二章 · 百炼 / 37

第三章 · 选择 / 73

第四章 · 庙算 / 113

第五章 · 轻车 / 147

第六章 · 破贼 / 188

第七章 · 拔剑 / 219

附录：宋元时代年表 / 274

指南录

①
斜阳





第一卷 斜阳

本卷故事简介

一二七七年八月，文天祥兵败赣州，北伐将士大部分战死。在突围途中，坚持不肯率先撤离的文天祥被部下打晕，强行抱出战场。昏迷中，文天祥得到了另一个时空内的记忆残片。醒来后，他开始用不同于时代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

在记忆残片的帮助下，他在百丈岭重整残兵，以八路军的练兵方式训练大宋厢军，以游击战手段对付来犯元军，逐步在福建与江西交界的武夷山区站稳脚跟，并趁着北元忙于四处平叛的时机，率领各路义军收复了邵武。接着，击退页特密实、王积翁等人的多路围剿，顺势攻克福州。

然而，忽必烈很快注意到了南方这支反抗力量，调集大军来攻。起义军内部也因为思想的冲突发生了重大矛盾。摆在文天祥等人面前的道路越来越艰难……

指南录

①
斜阳

第一章·黄昏



(一)

当文天祥率领着那支横扫天下的十万雄师进入大都城的时候，夕阳正从这座已经四百多年不属于大宋的千年古城头坠下去。那一刻，天是殷红色的。晚霞抢在城市陷入沉睡前，将最后一抹流光抹向十里长街。殷红的霞光下，街道两边的建筑仿佛刹那间沐浴进火海中，抑或是，血海。

“蒙古人终于退回漠北了，宗白、渊伯，你们看到了吗？”文天祥仰望天边的流云，低低地问。

十五年了，自己终于实现了恢复大宋河山的美梦，没有人再是北元的奴隶，江山不再悲啼。

十五年间，多少英雄豪杰倒了下去，倒在了复兴大宋的祭坛上。当年的刀光剑影，鼓角铮鸣，一起涌上了文天祥的心头。

十五年前，空坑，那个黄昏，一样是血般艳红。

那一战，大宋输得毫无悬念。

宋景炎二年，趁着北元内乱的时机，文天祥自福建起兵攻入江南西路（江西），震动江南。原以为在忠义之士的响应下，大宋可以浴火重生。谁料到，忽必烈迅速平定了北方叛乱，然后派西夏人李恒率领四十万大军前来扑灭江南反抗之火。

无论士兵的数量和质量，文天祥麾下的江南义勇与敌手都不在一个档次上。他们有的，只是对国家的无限忠诚。而在四十万虎狼之师面前，这份忠诚显得那样无力。十余路义勇军如雨后彩虹一般，绚丽过后，就是结束。数以万计的男儿倒在故乡的土地上，用残躯和鲜血捍卫了最后一丝做人的尊严。

文天祥本部人马五千，在兴国迎击元江西参政知事、西夏人李恒亲自率领的精锐五万。不屈的义勇们以简陋的武器，一次次冲入蒙古人的马队中，一次次被人海淹没。很快，本阵被敌军突破了，对战变成了逃亡。

从兴国逃到方石山，从方石山逃到空坑，一路上，到处都是被杀散的溃兵。文天祥身边，不时有心腹将领率领死士返身迎敌，试图以自己的牺牲为战友赢得脱身时间。但悬殊的兵力对比，让他们的牺牲变得毫无价



值。冲入敌群中的死士宛如投入汪洋中的石子，偶然溅起几点血花，旋即，再闻不到一点声息。

元军的队形停了停，呐喊之声再起：“杀啊，莫走了文天祥……”

活捉文天祥——大元皇帝忽必烈给此战下达的最高目标。作为一个自不量力的抵抗者，那个叫文天祥的读书人已经给大元帝国添加了太多的麻烦。有他一日在，大元帝国在江南的统治就一日不得安稳。此人不像大宋丞相留梦炎，也不像大儒赵复。留、赵这些南宋精英和理学首领都懂得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而倔强的文天祥却如一个打不死的蟑螂般，一次次被击败，一次次重整旗鼓，阻挡在大元帝国征服江南的战车前。

元军呐喊着，追逐着他们前面的宋兵溃军。“杀！”红了眼睛的元军武士大喝一声，将追到的宋兵砍翻在地，复一刀，剁下了头颅。脚步却丝毫不停，快速向另外几个跑得筋疲力尽的宋兵追去。他不用自己统计战功，跟在他身后的降元宋兵奴隶会小心地把割下的头颅收拾起来，串成一串，替他背好。

血淋淋的，一颗颗死不瞑目的人头，背在同样曾是宋兵的族人身上，而那个背着人头的降元宋兵，正谄媚地给元军武士喝彩，希望能从这些战斗中分些赏赐，以便将四等奴隶的身份变成三等。

在这些欢呼声里，元军武士愈发勇猛。几个落在队伍最末的南宋士兵精神崩溃了，扔下兵刃，跪倒在山路旁，期待着敌人的怜悯。数个元军跑上前，钢刀在夕阳下一晃，泼出几道热血。

来不及呼喊的头颅飞到了半空中，看着自己跪在草丛中的身躯仆倒，抽搐。血如山溪般顺着草丛流下谷底，汇成河流，汨汨向山外流去。

山外，那片生养了他们的土地这些天来已经被热血灌溉成了黑色，庄稼地早就荒了，田野里，杂草发了疯般乱长。往日宁静的村庄死一般沉寂，年少的或者从军，或者躲进深山避难。年老体弱留在家中者，成了李恒麾下士兵的刀下亡魂，渲染着大元将士官服的颜色。

“好呀，莫走了文天祥！”元军的仆从大声欢呼，为主人那干净利落的杀人技巧喝彩。几个仆役冲上前去，捡起带着体温的头颅，把发髻拴在战利品中，然后继续前冲，为自己和主人收集更多的杀人业绩。

后军中，传出一阵阵战鼓，元江西宣慰使、西夏奴李恒亲自擂鼓，给麾下将士助威，兴奋之下，早已忘记数年前，这群蒙古武士是如何攻陷了他的故国，曾经在那里造下怎样的杀孽。

更多的蒙古武士和降元汉兵冲上山梁，追向那面半卷着的“文”字大旗。抓住文天祥，赏钞十万；夺其旗，赏钞五千。朝廷的赏格订得明白，重赏之下，大伙冲锋起来格外勇敢。

“砰……”仿佛海浪碰到了礁石，冲在最前边的元军顿了顿，四散着逃开，倒下。几个仆从倒退着跑了回来，连滚带爬，甚至扔下了手中的武器。

怎么回事，后边的将领不满地叫骂道。文天祥就在眼前了，山路狭窄，前边的人不肯冲锋，则耽误了居后者升官发财的道路。大元朝一统在即，不趁现在捞军功，难道还等将来退役回家不成？

答案很快到了他们眼前，一个身穿白色战袍的宋将，挥舞着双刀，截住了追兵。他身后，几十个宋兵手持长枪，牢牢地把住了路口。逃命的宋军被放了过去，冲上前的元军却一个个被那白袍将军砍成了滚地葫芦。

“巩信！”几个降元宋兵大叫一声，掉头就跑。懵懵懂懂的蒙古武士听不懂这句汉语的含义，鼓足勇气冲上去，脚步刚刚踏上石梁，忽闻一声断喝，两道匹练一样的刀光已经砍到眼前。饶是久经战阵，蒙古武士也没见过这么快的刀光，还没来得及招架，已经被砍成了两段。

“噗……”热血染红了巩信的战袍。抽刀，垫步，转身，雪亮的钢刀又向另外两个蒙古武士砍去。一个蒙古武士躲避不及，做了刀下亡魂；另一个，见机得快，转身欲逃，背后一只长箭飞来，将他牢牢地钉到了地上。其他鼓足勇气想要立功的蒙古武士见状，呼啦一下，撒腿向后撤去，不小心被山坡上碎石绊倒，连滚带爬，滚下了山谷。

白袍将军巩信回头，看见几张熟悉的面孔。疲惫，但充满关怀。

“丞相先撤，巩某在此断后！”无暇与身后的人见礼，巩信叮嘱一声，凝神迎敌。又有一伙蒙古武士彼此照应着冲了上来，将巩信和他麾下的弟兄夹在了中间。

“丞相，你先走！”一个腿部受伤的锦衣少年坐在两个忠心仆人抬的肩舆上，一边用手中弓箭射杀敌军，一边向文天祥喊道。他的箭法精准，



顷刻之间，已经有数个蒙古武士被其射倒，余下的蒙元士兵和巩信交战，已经构不成合围之势。双刀将巩信得此强援，抖擞精神，把身前的蒙古百夫长逼得连连后退。手持长枪的宋兵趁机冲上，几条樱枪织成一个小小枪阵，登时在元军小队的侧翼捅出一个窟窿。

打了一天顺风仗的元军攻势猛然受挫，来不及做出反应，本能地向两旁避去。宋兵樱枪回旋，在狭窄的山路局部形成以多打少之势。冷森森的枪锋下，数个蒙古兵和降元宋兵仆从被戳倒，尸体滚落，与地上的宋兵尸体混在了一块。

肩并着肩，脚贴着脚，宛若沉睡在母亲怀中的孪生兄弟。

文天祥摇摇头，拒绝了属下劝其先行撤退的请求，安排几个偏将带着彩号先撤，拔出佩剑，站到了自己的帅旗下。那面倔强伫立在山崖上的大旗已经被鲜血和硝烟染得分不出颜色，山风吹打着破烂的旗面，一个“宋”字依稀挥舞。

“坚守一刻，就可以让老营人马安全一刻！”文天祥呐喊着，尽力收拢满山溃军。元军冲不过巩信把守的小路，已经改变策略，另寻缓坡冲了上来，他需要有人分头去抵抗。

“我去！”卢陵豪杰林沐带着几个江湖人物应道，转身冲向了侧面的缓坡。一千人的身影很快和冲上来的元军裹在了一起，重重血浪从人堆里溅出来，染得天地之间，一片殷红。分不清哪一片是元军的血，哪一片属于新附军，哪一片属于南方宋军。

“啊……”人群中响起一声惨呼，是彭震龙那特有的永新腔，这个曾经以贪墨被逐的小官，连呼痛的声音都是这般绵软无力。文天祥关心地偏过头，看到率军厮杀的妹夫彭震龙被两个元军按在了地上。一个降元宋兵掏出绳索，准备捆绑他，却被他捡起地上的石头，敲破了脑袋。趁着两个元军一愣的时候，彭震龙又一石头，砸向元军脑门。

“砰……”那个元军的脑浆溅了出来，溅了彭震龙满脸。另一个元军恼羞成怒，挥刀斩下，将瘦弱的彭震龙砍成了两截。

“雷可！”文天祥眼眶几乎瞪裂，提剑向前欲给妹夫报仇，却被几个护卫死死抱住。蒙胧泪光里，看见彭震龙在地上翻滚、挣扎，面孔因痛苦

而变形，双手却挣扎着，整顿衣冠，然后抱在一起，向着大宋旗帜深深一揖。

一揖，即为告别，从此震龙永为宋臣。

“雷可……”与彭震龙交好的箫家敬夫、焘夫两兄弟捡起地上被逃兵丢弃的兵刃，冲了上去。两人俱是永新县的书生，这次起事，与彭震龙一起光复了永新，谋划军务，出了很多好主意。此刻，将士之间已经没有文武之别，彭震龙可战死沙场，他的头颅再不可落入元军手中受辱。

文天祥拦了几拦，没拦住，眼睁睁看着箫家两个兄弟的身影冲进乱军中，转瞬，书生冠巾，被牧人践踏入泥土。

“丢石头！”偏将繆朝宗从地上拔起一块巨石，顺着山势向下推去。挡在石块前的元军士兵相继闪避，巨石越滚越快，到了半山腰，携裹着尘砂已经带出风雷之声。反应慢的元军将士闪避不及，被石块砸倒，筋断骨折。

文天祥放下剑，躬身与士兵们一起推动巨石，一块块磨盘大的石头滚下，带起一片鬼哭狼嚎。汹涌而来的元军翻卷着退下了山坡，丢下一地尸体。

在他们的尸体旁，吴文炳、林栋、刘洙、张汴等各地豪杰躺在那里，永远地长眠进了千秋家国梦中，再不复醒。

两军之间，被乱石和尸体隔出了几十丈的距离。元军的攻势稍阻，几个百夫长在战旗的指引下，整顿部属和队形，为下一次攻击做准备。这支兵马的统帅，西夏奴李恒见久攻对面的山头不下，已经决定换一种应对策略。

遭遇顽敌，攻心为上。西夏奴李恒洋洋自得地传下了自己的将令。他知道是谁在凝聚着对面山坡上那股残兵，文天祥的名字他听说过，但从来没有见过面。从这几天的交手经验和其他几个南宋降臣口中，李恒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收服对手的法宝。

看到元军停止了攻击，激战了数天的宋军将士们松了口气。没等他们一口气喘完，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层层元军退开去，在主阵中退出一个数丈宽的空档。一堆被绳索捆